

文／羅真聲 圖／哈莫尼安

親嚐主的十架苦杯（一）

求主耶穌加添信心，不求風浪平靜，乃求不畏風浪……。



202203版權所有

我的當兵生活

耶穌上了船，門徒跟著他。海裡忽然起了暴風，甚至船被波浪掩蓋；耶穌卻睡著了。門徒來叫醒了祂，說：「主啊，救我們，我們喪命啦！」耶穌說：「你們這小信的人哪，為什麼膽怯呢？」於是起來，斥責風和海，風和海就大大地平靜了。眾人希奇，說：「這是怎樣的人？連風和海也聽從祂了！」（太八23-27）。

這是耳熟能詳的經文，以前似乎離我很遠，後來卻近在咫尺。

一、小信的人哪，為何膽怯呢？

耳朵又流膿了

8月20日入伍當兵前的幾個星期，嘉義教會舉開學生靈恩會；有一天晚上，我教完詩歌回家，發現我的左耳流膿；距離上次耳膜破裂約有兩年的時間。

我馬上想到當時醫生說的話：「你的耳膜破了，如果是小孩子，還有可能癒合；但你已經成年，不會再癒合了。以後，如果感冒或是激烈運動就會流膿，到了中年會重聽。」

的確，最近有點感冒，耳朵就流膿了；不過，不久的將來，我就要去當兵，將會有激烈的運動，膿一定會流得更嚴重，我該怎麼辦？

信仰
專欄

一生牧養我的神



「一生牧養我的神」專欄，是羅真聲傳道將自己一生與神相遇、蒙恩，引您看見主的大能，讓生命充滿光彩與希望……以及神對他人生的影響——記述下來，為要回報神的大愛，

我真的開始緊張了，就為這事禱告，求主耶穌看顧醫治；雖不敢求主馬上醫治，但至少使膿少流一點。可是，雖然很認真迫切禱告，還是無動於衷，膿照流不誤，量也都沒有減少。主啊！我該怎麼辦？

不久之前，手傷得醫治的事，歷歷在目，我不可能因耳朵流膿就去找醫生。問題是，我即將當兵，耳朵如果繼續這樣流膿，那會是很恐怖的事。

小信的人，為什麼膽怯呢？

當時我已建立了讀經的習慣，除了禱告之外，我也照素常的規矩讀經。

我的進度讀到了馬太福音第八章：耶穌上了船，門徒跟著他。海裡忽然起了暴風，甚至船被波浪掩蓋；耶穌卻睡著了。門徒來叫醒了祂，說：「主啊，救我們，我們喪命啦！」耶穌說：「你們這小信的人哪，為什麼膽怯呢？」於是起來，斥責風和海，風和海就大大地平靜了。眾人希奇，說：「這是怎樣的人？連風和海也聽從祂了！」（太八23-27）。

當時我被這段聖經吸引：海裡起了暴風，門徒叫醒耶穌，這是自然現象。照理，主耶穌該感謝他們，因祂在睡覺不知道，門徒來叫醒，提醒大家要喪命啦！想不到耶穌竟然責備他們。我們行事為人都是要得主的歡喜，既然如此，門徒該怎麼辦？

一般人在風浪中懼怕，怎能睡覺？主耶穌在暴風中竟然能安睡，因為祂不畏風浪。所以，祂要門徒學會不畏風浪，在風浪中也

能安睡；這樣，就要對天地的主有堅定的信心。因此，主耶穌就責備他們說：「小信的人哪！為什麼膽怯呢？」

既然如此，就要求主耶穌加添信心，不求風浪平靜，乃求不畏風浪，在風浪中也能效法主耶穌安睡。

感謝主！我找到答案了。我禱告的方向有所調整，不再求主耶穌趕快使耳朵不流膿，乃求主耶穌加添信心，雖然流膿，心裡也不再害怕。

在風浪中安睡

耳朵還是繼續流膿，但內心已不再害怕；過了幾星期，我在8月20日入伍了。

頭一個月在訓練中心，不只生活受限，也有很多體能的操練。照醫生所說，我耳朵的膿流得比以前更厲害。

訓練中心一張餐桌坐四個人，兩兩相對而坐。開飯前，不可說話不能動，要抬頭挺胸直視對方。有一次吃午餐時，對面那位弟兄低聲跟我說：「你的耳朵在流膿。」我說：「我知道。」因為膿已流出耳朵外，我有感覺，他從對面也看得到，可見應該是病得不輕。

開飯前不能動，就順其自然的流。平時，只要知道膿有流出來，我就用手帕去擦。有一次休假回家，媽媽洗我的手帕說：「這手帕怎麼這麼臭！」我心裡有數，也不便解釋。

主恩夠用的神蹟

這麼嚴重的耳疾，我已不在乎，只能全然的交託主。感謝主！主恩夠用，病情也沒有繼續惡化，就這樣離開一個月的訓練中心到部隊。後來又有一百天的幹訓班訓練，當野戰部隊的班長直到退伍。

我的耳朵就是這樣，沒有訓練中心那麼嚴重，但也沒有痊癒。當覺得耳朵裡面有膿，或是覺得癢時，就拿棉花棒掏一掏；棉花棒只是有點濕，也不會太嚴重，而我的聽力都沒有受影響。在板橋當傳道時，有一次講了這個見證，一位弟兄跟我說：他當兵時，有個阿兵哥因耳朵流膿，甚至要開腦治療。

有一次去林口長庚醫院訪問，到耳病區域探訪，看到很多人的耳朵都包了一層紗布，就是耳朵開了刀。感謝主！我得以免去這樣的苦楚，也使我的傳道事奉不受影響。

退伍後，照事先的規劃，結婚、進神學院、當傳道。其實，我的耳疾一直都存在，但已不當做一回事；如果真有不舒服，就像當兵一樣，拿棉花棒掏一掏。感謝主！又這樣過了好幾年，掏的次數似乎越來越少。

而今已滿65歲，進入老年階段。感謝主！覺得聽力還很不錯，沒有像當年那位醫生所說：「你到中年會重聽。」

二、客西馬尼園的禱告

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，就對他們說：「你們坐在這裡，等我到

那邊去禱告。」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，就憂愁起來，極其難過，便對他們說：「我心裡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；你們在這裡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」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祢叫這杯離開我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祢的意思」（太二六36-39）。

這是我們很熟的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，後來也成了我的禱告。

訓練中心的操練

以前大學生畢業就是預備軍官，後來大學生越來越多，要通過考試才能當軍官。

我想：當軍官只是當兵時多一些錢，退伍後都一樣；而當兵時，階級雖然高，卻不見得輕鬆，我要的是沒有壓力；且要成為軍官之前，還需要接受半年的訓練，而大專兵只要到訓練中心一個月就下部隊，比較輕鬆自由。

打著如意算盤，考軍官就順其自然，結果也沒有考上，於是當了大專兵，到訓練中心一個月。每次的跑步差不多一千公尺，我就有點受不了；六月畢業的體育考試，跑八百公尺，第一次跑了六百公尺就跑不動了，還得重考。感謝主！勉強撐過一個月，期待下部隊能有輕鬆的日子。其實，對一個軍人而言，跑一千公尺是小事一樁。

下部隊到金門

下部隊被分發到金門，到孤獨的戰區，當時兩岸還有砲彈往來；我並不害怕擔憂，

我只期望不要有體能的操練。

終於到了金門，我跟另一位大專兵被分發到兵器連。我一直期望能夠拿筆，辦行政文書業務的工作，我認識的大專兵很多都是這樣。

想不到，報到時連長不在，有一位士官長看了我們兩位，就說：「這個去辦業務，這個去當班長。」當下我傻眼了，糟糕！怎麼會這樣？當時我的體重約六十公斤，而那位明顯比我更瘦；看了我們的體型，難怪士官長會叫我去當班長，事也這樣定了。

問題是，當班長沒有那麼容易，需要去幹訓班受訓，而幹訓班主要是體能訓練，因以後要帶兵，體能要比一般的阿兵哥好，這是最可怕的地方。受訓回來的班長，常常會描述幹訓班受訓的情形，有多麼恐怖；我想他們的體能還不錯，都覺得恐怖，我一定更慘，所以我就千方百計想免去受訓。本來嚴重的耳疾，在訓練中心都熬過了，仍然照先前跟神的約定，不去看醫生。但為了逃避受訓，我提起勇氣跟排長說：「我的耳朵有毛病，需要看醫生。」為的是得到醫生證明，可以不用受訓。排長說：「今天是星期日，醫院休診，改天再去。」

事後，內心極其煎熬，為了逃避幹訓班，我要毀了跟神的契約，這樣對嗎？不過想到幹訓班，我就覺得非常恐怖，因我的體力就是不行。主啊！憐憫我，我該怎麼辦？

客西馬尼的禱告

金門部隊的生活真是輕鬆，但是部隊又

怕沒事無聊會出事，每天總是要找些事做。平常固定的工作就是拿掃把掃馬路，或是擦槍。

有一天放假，一般人就是去金城街上看電影，我卻留在營內，獨自一人到碉堡看聖經。當時照我的讀經進度（入伍前，我讀到馬太福音第八章），讀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：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，就對他們說：「你們坐在這裡，等我到那邊去禱告。」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，就憂愁起來，極其難過，便對他們說：「我心裡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；你們在這裡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」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祢叫這杯離開我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祢的意思。」（太二六36-39）。

這是很熟的經文，以前似乎離我很遠，但當時就如同在眼前。我現在豈不是這樣？我的杯就是幹訓班。主啊！如果可以，叫這杯離開我；但是主耶穌又說：「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祢的意思。」幹訓班應該還不至於像十字架那麼苦，主耶穌這樣禱告，我豈不也要這樣禱告：「主啊！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祢的意思。不過，主啊！祢知道我的軟弱，祢要加添我的力量，陪我去面對幹訓班的苦杯。」

讀了那段經文，配合那次的禱告，我的內心已非常平靜，準備要去接受幹訓班的苦練。
（待續）✠